

YINTUI DE FENGJING - YINTUI DE FENGJING - YINTUI DE FENGJ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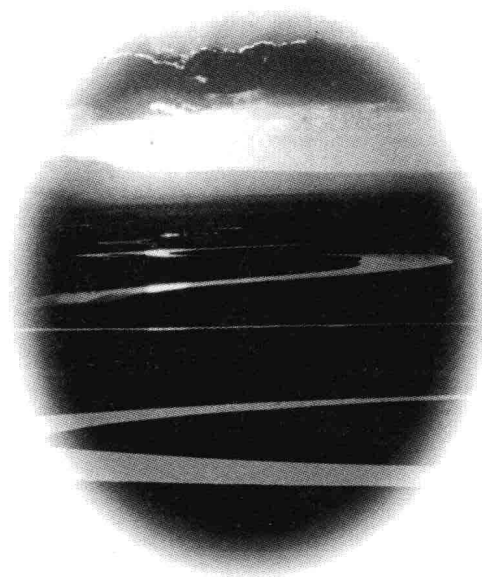
隐退的风景

吴国平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隐退的风景

吴国平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退的风景/吴国平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1999. 4

ISBN 7 - 5033 - 1057 - X

I. 隐… II. 吴… III. 诗歌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122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南京军区政治部北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8.75

字数: 200千字 定价: 16.80元(膜)



期待著一種美切，同時，
也渴望著一種遠隔。

吳國平

作者小传

吴国平, 1956 年 12 月生于江西鹰潭。1973 年插队落户。1976 年入伍。1991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1979 年开始发表作品, 有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文论、歌词等作品约百万字见诸于国内外报刊。著有诗集《山海交响曲》、报告文学集《跨世纪抉择》。现在南京军区从事电视新闻工作。

不会隐退的风景

——序吴国平诗集《隐退的风景》

朱向前

20年来我与吴国平若即若离。我这么说，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：一是我与吴国平已有20年的交往，二是我们又不常在一起。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，即，我对吴国平的情况若明若暗，或者说时明时暗。所以，当我突然拿到他这一叠厚厚的诗稿时，脑子里先就柳暗花明地浮现出若干往事。

我与吴国平的关系颇有渊源，既同为江西老乡，又都是从原福州军区高炮六十四师六一〇团电影组走出来的。不过，我们的相识，并不是源于放电影，而是因为写诗歌。70年代中后期，我已经在《福建日报》、《福建文艺》、《前线报》乃至《解放军文艺》等报刊上动辄以“战士朱向前”的名义发表颇有“假、大、空”之风的百余行长诗或组诗，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名声挺响的“战士诗人”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所在团队连续三年宣布我退伍都被上面越级干预给留了下来，最终从一个普通放映员直接提拔到军区炮兵政治部文化处当了文

化干事。在文化处我主抓业余文艺创作，而吴国平进入我的视野是在1979年，这一年他开始在军地报纸发表诗歌作品。真正的交往始于1981年，在厦门清河别墅举办创作学习班，一个多月时间朝夕相处，也曾慕名渡海同往鼓浪屿寻访朦胧诗人舒婷。那期间，我们还合作了两首长诗。愉快的合作，部分相似的性格、相互间的默契和信任，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并为此后长期的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那以后，中国诗坛发生了一场深刻而剧烈的革命，成果之一便是相当一批“诗人”被淘汰出局，我即是其中见好就收、顺坡下驴的一个。而吴国平却坚持走下来了。

1987年春节，我从北京回江西宜春老家过年，吴国平从鹰潭赶过去看我。此时，我已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留校当了老师，并且经由诗歌之后，又进行了都小有名堂，但终无大成的散文和小说的短暂尝试，最终又转向了主攻文学批评。再读吴国平带去的诗稿，竟不免有些隔膜。但作为一种有活力的文本，国平的诗仍然成为我们对话的通道。诗中不时闪射出来的思想和才华虽然不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却仍然让我感到了某些灼疼。此番会面促成了吴国平报考军艺文学系，并成为了第三届学员。这样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两年中，我们又走到了一起。

第三届军艺文学系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，一时间也是新人辈出，群星灿烂。期间，我们也曾看到了吴国平的一缕新辉，但他却没有趁热打铁、喷薄而出。这无关他的才气大小、刻苦与否，乃是由他的气质和性格所决定。怎么来描述吴国平这个人呢？通俗一点讲，是有点软不唧，有点儿书生气。若作书面表达的话，则是性格

内向、气质内敛；举止文静，谈吐文雅；为人和善，处世恬淡，有一种冷静的、不慌不忙、不急不躁但又处处透出灵气的做派。他没有咄咄逼人，天马行空的才气，但却有清泉一样幽然而出涓涓而流的才华，有一种绵绵不绝悄悄渗透的力量。这种人也许更适宜于不断地创造出清丽、优美和诡谲的文学风景。据此我认为，吴国平之所以能在20年不懈追随诗潮发展，孜孜以求诗歌的创新，与他的性格和为人文的方式有深刻的内在联系。因为他的这种方式中，包藏了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一种心不旁骛的定力，一种不断精进的追求。

近年来，由于我更多地关注小说，对军旅诗人和军旅诗歌的创作现状都缺乏及时的跟踪和深入的了解。1996年，我有幸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《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》写作军旅小说和军旅诗两个篇章。研究课题逼得我梳理了当代军旅诗歌的发展脉络。记得曾在文中把吴国平划入50年代出生的诗人里面，即代表传统延续与发展的一脉。这批诗人有许多出色的代表，如贺东久、李晓桦、李刚、刘立云等。现在看来，这种以年龄来划线的方式，多少有些牵强。其实，严格说来，吴国平虽然写诗的时间比较长，但真正露出一些头角还是在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的事。那个时候，贺东久等一些50年代出生的诗人都开始淡出诗坛，有的转向去写歌词、写小说、写报告文学了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最根本的还是对诗歌这一形式的现阶段的理解，由于理解的差异而造成了不适应继续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缘故。他们与后来崛起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，如简宁、蔡椿芳、殷实、辛茹等，在审美风范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，在对现代诗歌本质的看法上

都存在较大的差异。但吴国平、王久辛、刘立云、曹宇翔、郭晓晔等一小部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，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潮流有更多的亲近和契合之处。一方面，他们不放弃社会和历史的责任，坚守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总是饶有兴致地接受和学习新的时尚。他们的作品不乏怀旧的情绪，但些情绪却依据于当代人的审美；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写作模式（包括五四之后形成的新诗和文革后崛起的朦胧诗的模式），却又力图用自己的力量回拉越走越远、越来越无形的先锋诗歌。他们与先锋派在创作形式上有一定的认同，但在对于诸如理想、人生等重大命题的价值判断上却存有较大的分歧。在这里，我无意评价其中的优劣。实际上，每一种追求都可能包含着一个合理的背景，它对社会的影响也往往融汇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。我借此机会欲以表达的是一个外国诗歌如何本土化，或者说现代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。应当说，中国新诗的主要营养来自于西方，这包括两个主要方面，一是新诗本身就是舶来品，它的语言、象征、寓意、结构方式等基本审美要素，都是直接描摹而来的；二是其思想内容有诸多趋同，比如后工业社会的异化主题、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等等。就此而言，新诗的本土化确实有相当难度。但也不能困难而退。因为我们同时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，由于新诗的日渐洋化和对中国传统的拒斥，它的阵地正在缩小，危机正在加深，和读者和群众的关系正在疏离。所以，我们不能不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前景表示疑虑。事实上，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，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正视外来文化的浸淫与侵入。而且，世界上不乏成功接纳与融合的先例。按说，

拉美诗歌与英诗歌之间，俄罗斯诗歌与日本诗歌之间，都存在着巨大差异，但它们都作出了最大限度的相互借鉴与交融，而其差异处，又恰恰突现了各自民族的深厚传统。

当然，如何处理中国新诗的传统/现代、域外/本土之类的两难选择，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，三言两语难以说清。我之所以在此冒昧涉及，是因为在吴国平的诗歌中看到了某种努力与可能性。比如他的《麦地》，其语言方式、意象组合以及对理想的企望，甚至隐含在其中的某些痛苦忧虑，都是很中国化的。再比如他的军旅组诗《绿色履痕》，每个篇章都萦绕着一种地域的气息，一种鲜活的历历在目的境况的感觉，朴素和具象的描绘又不乏一种隽永和空灵。他在一首名为《松果落在头顶上》的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林子的尽头，伐木者的妻子/正唱着一支摇篮曲/你知道那里有一幢小屋/白天的时候涂满了梦幻的色彩/一只松鼠曾沿着粗砺的房檐/小心地行走/它的脚下/飘下一些金色的粉末。”在这里，伐木者的妻子、摇篮曲、梦幻小屋、松鼠、房檐、金色粉末等多个意象共同组成的氛围，使我们感到了某些中国式的古老神秘，既遥远又逼近的景致中透出了一种东方意义的美。当然，有时也流露出对西方诗歌的生吞活剥。比如《走进迷宫》，他企图用博尔赫斯的方式讲述博尔赫斯，想法固然可贵，但我们的思维却难在一片现代的废墟中找到可供站立的地方，蒙受莫名的打击，却没有哭泣的理由。看来，探索是必要的，有时为探索而付出代价也是必须的和可以理解的。

此外，吴国平的军旅诗值得单独一说。其基本风格和他的性情颇有相合处，如前所述，吴国平不是那种一

触即发、情感跌宕的诗人。他的诗往往是经过了一段沉淀之后，从某种特定的情绪中流淌出来的，更多的是一种追溯，一种过程的展现。他一般不作空乏的高谈阔论不张扬表层意义上的牺牲与奉献，也不无病呻吟地表白一种貌似痛苦。他希望从战争的许多要素中，从具体的生活场景中，从一点一滴的感悟中找到诗歌与灵魂的契合点。他总是能从一个细微的触媒中看到巨大的背景，引申出哲学的命题。他的诗许多标题都很写实，但我们切不可据此认为他的诗也同样写实。其实，他诗中的许多物象都不过是一种载体，形而有上，才是实质。他表现战争的残酷、表现战争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抹去阴影的对于军人的影响、表现军人对和平的渴望和关切等等，都闪烁着理性的光芒，同时又不乏几抹冷峻的色彩。1991年军艺毕业后，他被调到闽北山区的一个仓库工作，从北京到山沟，这种境况造成的心理反差，使他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和冷峻的基调，收获了《走进密林》、《蝶》、《回想蛰居山中的日子》等诗作。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恬静，那种简约但又是厚重的生活状态，那种对于大自然在灵魂深处的亲近和赞叹，那种渗透着命运色彩的幽思和感悟都是耐人寻味的。但即使是在寻找和赞颂大自然之美，目光中也透射出一种军人的冷峭与峻拔。

看吴国平的诗，还有一种书写的快感。所谓书写，或轻、或重、或虚、或实、或疾、或滞等等，这是对具体的走笔而言。总观起来，又往往得出或畅达、或沉静、或高古、或飘逸的印象。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创造究竟在哪些方面有通达之处，我尚不很明白，但我总觉得在吴国平的诗中，嗅出了一股子中国书法的味道。当

然，这不是指某种陈旧感，而是说从中透出的某种鲜活灵动的气息。借此机会我想顺便披露一个圈内都不甚了了的重要事实，即吴国平的书法艺术已有很高造诣，事实上已经是一位优秀的书卷气极浓的文人书法家。他曾两次在全军书法大赛中获一等奖，其作品几乎参加过所有国家级的正规展事，不久前，还荣获一项政府大奖——群星奖。据我所知，中国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中能有此书艺者甚为罕见，至少在我相熟的新知旧友中尚无第二人。而吴国平能静悄悄地数十年如一日地把一项“副业”做到如此程度并且不拿来在圈子里张扬，不谋求诗书互补、相互“借势”的效应，恰恰从一个重要侧面折映出了他为人、为文的洒脱与大气。因为诗歌和书法是两门独立的艺术，一般人终其一生才能做好其中某一项，而吴国平却能兼得。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宏旨，它是他诗歌成就的一个参数或诠释，为了升华艺术、完善自我，吴国平进行了多方面的积累和修炼。正是一种文化的全方位的修养，慢慢地把吴国平的魅力托举起来了。

好啦，归总还得回到诗歌。吴国平作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当代军旅诗人，自然也还存在许多不足。譬如，军旅诗如何更加贴近当代军人内心世界的问题，如何更深地开掘军旅诗的内涵的问题，如何在与新诗发展齐步走的同时形成更为鲜明特色的问题等等，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。另外，在吴国平变化不居的创作风格中，我们还发现某种情绪的断裂，他在具有较大反差的诗歌形式中，还留下了许多组接的痕迹；某种阴阳的悖离，似乎还可解释为某种精神的断裂；而有些痛苦所显示的不真实性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其诗歌的

整体评价。

但是，所有这一切，对于吴国平来说，都并不可怕。因为 20 年来，尤其是功利主义、实用主义、金钱万能主义甚嚣尘上的 90 年代以来，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，任何的挫折、迷失和困惑，带给他的都不是消沉、沮丧和颓废；任何的赞扬、收获和成功，带给他的也不是张狂、浮躁和膨胀，而只是更加清醒、坚定、稳健和成熟。因此，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，吴国平的艺术（包括诗与书）的风景不仅不会隐退，而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突进，真正的大美将绽放在他人生的晚些时候。

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六日灯下
改定于京西魏公村



不会隐退的风景 / 朱向前 / 1

上 篇

绿色履痕



炮车开进山寨的日子 / 1

与一条小溪比肩而行 / 3

美丽的集镇 / 5

吊脚楼上的老妇 / 7

墓地·山民及其后裔 / 9

乡村·雨夜的情境 / 11

瞄准一片树林 / 13

老 兵 / 15

松果落在头顶上 / 17

出嫁的女人 / 19

和一些山民随便地交谈 / 21

金色草垛 / 23

预演战争

渡海登陆作战 / 25

战争解说 / 27

集 结 / 29

硝 烟 / 31

野战输油 / 33

单 兵 / 35

城市野炊 / 37



模拟死亡/39

营帐里的目光

涌动的钢盔/41

营帐里的目光/43

英雄部队/44

水陆两栖坦克/46

第二炮兵/47

坑 道/49

想念母亲/51

致蓝军/53

渡海中的陆军士兵/55

进入海水

进入海水/57

岛 屿/59

你的海/61

艇 长/63

海 图/64

停靠在陌生的码头/66

天空中落下一声鸟啼/68

绕过暗礁/70

秋 海/72

关于风暴/74

舰只归来/75

回想蛰居山中的日子

- 春 雷/77
三月的瀑布/79
山 雀/80
布谷声声/81
白鹭飞回来了/83
雨夜听竹/85
咏叹春光/87
走进密林/89
泉 响/91
习 惯/93
睡美人/95
野 菊/97
认识蔬菜/99

黄涛之上

- 大 堤/101
人 墙/103
冲锋舟/105
祭奠一位抗洪英雄/107
突击队员/109
帐篷村的故事/111
将军与士兵/113

雄性军旅

- 云 梯/115





卢沟桥/120
消灭敌人/122
潜 伏/124
欣赏古剑/125
掩 体/127

井冈轶情

寻访高陇 129
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/131
在八角楼上/133
龙江书院/135
三湾村/137
在永新塘边/139
草林圩/141
和一位老人谈打土豪/143

下 篇

美丽的弧

美丽的弧/145
造访拳击家/147
孩子与枪/149
悼 念/151
音 乐/153
修复栅栏/155
果园是你们的/157